# 四庫全書

子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三百九十七至四百一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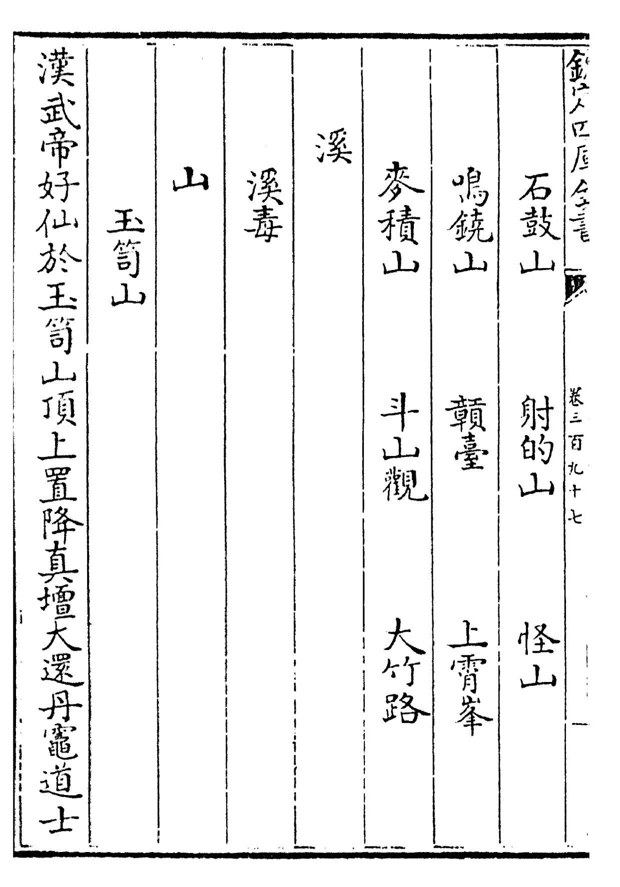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何延禮

# 太平廣記卷三百九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 山





石鼓山　射的山　怪山

鳴鐃山　韻臺　上霄峯

麥積山　斗山觀　大竹路

溪

溪毒

山

玉笥山

漢武帝好仙於玉笥山頂上置降真壇大還丹竈道士

晝夜祈禱天感其誠乃降白玉笥置壇上武帝遣使取之至其壇側飄風大震卷玉笥而去因此以為玉笥山焉出玉笥山錄

## 大翮山

上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變倉頡舊文為今隸書秦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因而名之凡三徵不致次仲懷道履真窮數術之妙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行次忽化為大鳥出車外翻飛而去落二翮於斯山故其峰巒有大翮小翮之名矣魏上地

記曰沮陽城東北六十里有大翮小翮山山上神名大翮廟東有温湯小口温湯療治萬病泉所發之麓俗謂之土亭山北水熱甚諸湯療病者要須別消息用之水經

山精

吴天門張蓋冬月與村人共獵見大樹下有蓬菴似寢息處而無烟火有頃見一人身長七尺毛而不衣負數頭死猨蓋與語不應因將歸閉空屋中十餘日復送故

處

又孫皓時臨海得毛人山海經云山精如人面有毛此即山精也故抱朴子曰山之精形如小兒而獨足足向後喜來犯人其名蚑知而呼之即當自却再一名曰超空亦可兼呼之

又有山精或如鼓赤色一足其名曰渾

又或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

又或如龍有五赤色角名曰飛龍見之皆可呼其名不

敢為害玄中記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

晝藏出異苑

石雞山

晉永嘉之亂宜陽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為長沙賊所擄時娥負器出汲於溪還見塢壁已破殆不勝哀與賊相格賊縛娥驅去溪邊將殺之際有大山石壁娥仰呼皇天山靈有神不我為何罪因奔走向山山立開數丈平路如砥羣賊亦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

賊皆壓死山裏頭出山外娥遂隱不復出娥所捨汲器化爲石形似雞土人因號曰石雞山溪有娥潭出幽明録

新豐山

唐高宗朝新豐出山高二百丈有神池深四十尺水中有黄龍現吐寶珠浮出大如拳山中有鼓鳴改新豐縣爲慶山縣出廣德神異録

慶山

昭應慶山長安中亦不知從何飛来夜過聞有聲如雷

疾若奔馳土石亂下直墜新豐西南一村百餘家因山為墳今於其上起持國寺出傳載

甕峰

華嶽雲臺觀中方之上有山崛起如半甕之狀名曰甕肚峰玄宗嘗賞望嘉其高迥欲於峰腹大鑿開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餘里外望見之諫官上言乃止出開天傳信記

夸父山

辰州東有三山鼎足直上各數千丈古老傳曰鄧夸父

與日競走至此煮飯此三山者夸父支鼎之石也出朝野僉載

插竈

荆州有空舲峽絶崖壁立數百丈飛鳥不棲有一火燼插在崖間望見可長數尺傳云洪水時行舟者泊爨於此餘燼插之至今猶曰插竈出洽聞記

河山石斛

融州河山有泉半巖將注其下相次九磴每磴下一白

石浴斛承之如似鐫造嘗有人攜一婢取下浴斛中浣巾須臾風雨忽至其婢震死所浣巾斛碎於山下自別安一斛新於向者出酉陽雜俎

終南乳洞

有人遊終南山一乳洞洞深數里乳旋的歴成飛仙狀洞中已有數十眉目衣服形製精巧一處滴至腰已上其人因手承漱之經年再往見所承滴像已成矣乳不復滴當手承處衣缺二寸不就出酉陽雜俎

古鐵鏁

齊郡接歷山上有古鐵鏁大如臂繞其峰再浹相傳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鎖之挽鎖斷飛于此出酉陽雜俎

崖山

太原郡東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燒此山以求雨俗傳崖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見火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生水草出酉陽雜俎

聖鍾山

黎州聖鍾山古老傳此山有鐘聞其聲而形不見南詔犯境鐘則預鳴唐天寶大和咸通乾符之載羣蠻來冦皆有徵也昔有名僧講大乘經論鐘亦震焉乾寧中刺史張惠安請閤僧京師右街淨衆寺惠維講妙法蓮花經一遍此鐘頻鳴如人扣擊知向所傳者不謬矣出黎州圖經

嵩梁山

澧州嵩梁山今名石門永安六年自然洞開玄朗如門

高三百丈角上生竹倒垂下拂謂之天幕出十道記

石鼓山

歙州石鼓山有石如鼓形又有石人石驢俗傳石鼓鳴則驢鳴人哭而縣官不利後鑿破其鼓遂不復鳴出歙州圖經

射的山

孔靈符會稽記云射的山遠望的的有如射侯故曰射的南有石室可方丈謂之射室傳云羽人所遊憩土人

常以此占穀貴賤諺云射的白米斛一百射的玄米斛一千孔靈符會稽記云射的石水數十丈其清見底其西有山上叅烟雲半嶺石室曰仙人射堂水東髙巖臨渾有石的形甚員明視之如鏡又會稽録云仙人常射如此使白鶴取箭北有石帆壁立出洽聞記

怪山

會稽山陰郭中有怪山世傳本瑯琊東武山時天夜雨晦冥旦而見在此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出廣古今五行記

## 鳴鐃山

鳴鐃山蕭子開建安記云一名大戈山越王無諸乗象輅大將軍乗鳴鐃載旗畋獵登於此山古老傳天欲雨其山即有音樂聲也出建州圖經

## 贑臺

虔州贑臺縣東南三百六十三里南康記云山上有臺方廣數丈有自然霞如屋形風雨之後景氣明淨頗聞山上有鼓吹聲即山都木客為其舞唱出十道記

上霄峰

補闕熊皎云廬山有上霄峰者去平地七千仞上有古迹云是夏禹治水之時泊船之所鑿石為竅以繫纜焉磨崖為碑皆科斗文字隱隱可見則知大禹之功與天地不朽矣出玉堂閒話

麥積山

麥積山者北跨清渭南漸兩當五百里岡巒麥積處其半崛起一石塊高百萬尋望之團團如民間積麥之狀

故有此名其青雲之半峭壁之間鐫石成佛萬龕千室
雖自人力疑其鬼功隋文帝分葬神尼舍利函於東閣
之下石室之中有庾信銘記刋於巖中古記云六國共
修自平地積薪至於巖巔從上鐫鑿其龕室佛像功畢
旋旋折薪而下然後梯空架險而上其上有散花樓七
佛用金蹄銀角犢兒由西閣懸梯而上其閣千房萬屋
緣空躡虗登之者不敢回顧將及絶頂有萬菩薩堂鑿
石而成廣古今之大殿其雕梁畫栱繡棟雲楣並就石

而成萬軀菩薩列於一堂自此室之上更有一龕謂之天堂空中倚一獨梯攀緣而上至此則萬中無一人敢登者於此下顧其羣山皆如培塿王仁裕時獨能登之仍題詩於天堂西壁上曰躡盡懸空萬仞梯等閑身共白雲齊簷前下視羣山小堂上平分落日低絕頂路危人少到古巖松健鶴頻棲天邊為要留名姓拂石慇勤手自題時前唐末辛未年登此留題于今三十九載矣出玉堂閒話

## 斗山觀

漢乾祐中翰林學士王仁裕云興元有斗山觀自平川内聳起一山四面懸絶其上方於斗底故號之𧄼蘿松檜景象尤竒上有唐公昉飲李八百仙酒全家拔宅之跡其宅基三畆許陷為坑此葢連地而上昇也仁裕辛巳嵗於斯為節度判官嘗以片板題詩於觀曰霞衣欲舉醉陶陶公昉一家飲八百洗瘡一家酒醉而上昇不覺全家住絳霄拔宅只知雞犬在上天誰信路岐遥三清遼邈廓抛塵夢八景

雲烟事早朝為有故林蒼栢健露華涼葉鎖金飈舊說云斗山一洞西去二千里通青城大面山又與嚴真觀井相通仁裕癸未年入蜀因謁嚴真觀見斗山詩碑在焉詰其道流云不知所来說者無不異之出玉堂閒話

大竹路

興元之南有大竹路通於巴州其路則深谿峭巖捫蘿摸石一上三日而達於山頂行人止宿則以緪蔓繫腰縈樹而寢不然則墮於深澗若沈黃泉也復登措大嶺

蓋有稍似平處路人徐步而進若儒之布武也其絕頂謂之孤雲兩角彼中謡云孤雲兩角去天一握淮陰侯廟在焉昔漢祖不用韓信信遯歸西楚蕭相國追之及於茲山故立廟貌王仁裕嘗佐襃梁師王思同南伐巴人往返登陟亦留題於淮陰祠詩曰一握寒天古木深路人猶說漢淮陰孤雲不掩興亡策兩角曾懸去住心不是冕旒輕布素豈勞丞相遠追尋當時若放還西楚尺寸中華未可侵崎嶇險峻之狀未可殫言出玉堂閒話

溪

溪毒

江南間有溪毒疾發時如重傷寒識之者取小筆管内於鼻中以指彈之三五下即出墨血良久疾愈不然即致卒矣出錄異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九十七

太平廣記卷三百九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石

立石　孤石　網石
卵石　卧石　僧化
賣石　目巖　石駞
石柱　石響　石女
藏珠石　化石　松化
自然石　熱石　犬吠石
甕形石　三石　人石
金蠶

坡沙

飛坡　　鳴沙

石

黃石

帝堯時有五星自天而霣一是土之精墜於穀城山下其精化為圯橋老人以兵書授張子房云讀此當為帝王師後求我於穀城山下黃石是也子房佐漢功成求於穀城山下果得黃石焉子房隱于商山從四皓學道

其家葬其衣冠于黄石焉古者常見墓上黄氣高數十丈後赤眉所發不發其尸黄石亦失其氣自絶出錄異記

馬肝石

元鼎五年郅支國貢馬肝石百斤長以水銀養内於玉函中金泥封其上其國人長四尺唯餌馬肝石此石半青半白如金肝石碎之以和九轉丹吞之一丸彌年不饑渴以之拭髮白者皆黑帝嘗坐羣臣於甘泉殿有髮白者以此拭之應手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用作方伯

唯願拭馬肝石此石酷烈不雜丹砂唯可近髮出洞冥記

石鼓

吳郡臨江半岸崩出一石鼓搥之無聲武帝以問張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出錄異記

採石

石季龍立河橋於雲昌津採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工五百餘萬不成季龍遣使致祭沈璧於河俄

而所沈壁流于渚上地震水波騰上津所樓殿傾壊壓死者百餘人出錄異記

青石

唐顯慶四年漁人於江中網得一青石長四尺濶九寸其色光潤異於衆石懸而擊之鳴聲清越行者聞之莫不駐足都督滕王表送納瑞府出豫章記

石文

昌松瑞石文初李襲譽為涼州刺史奏昌松有瑞石自

然成字凡千一十字其略曰高皇海宇字李九王八千太平天子李世王千年太子治書燕山人士國王尚任謌奬文通千古大王五王七王十王鳳手才子武文貞觀昌大聖四方上下萬古忠孝爲喜勑禮部郎中柳逞馳驛檢覆并同所奏出錄異記

石連理

永昌年中台州司馬孟詵奏臨海水下馮義得石連理樹三株皆白石出洽聞記

太白精

金星之精墜於中南圭峰之西因號為太白山其精化為白石狀如美玉時有紫氣覆之天寶中玄宗立玄元廟於長安大寧里臨淄舊邸欲塑玄元像夢神人曰太白北谷中有玉石可取而琢之紫氣見處是也翌日令使入谷求之山下人云旬日來嘗有紫氣連日不散果於其下掘獲玉石琢為玄元像高二尺許又為二眞人二侍童及李林甫陳希烈之形高六尺已來出錄異記

## 古鐵鏵

天寶中玄宗以三門河道險阨漕轉艱阻乃令旁北山鑿石為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寶河歲省運夫五十餘萬又無覆溺淹滞之患天下稱之其河東西徑直長五里餘濶四五丈深二丈三丈至五六丈皆鑿堅石匠人於堅石之下得古鐵鏵長三尺餘上有平陸兩字皆篆文也玄宗異之藏於內庫遂命改河北縣為平陸縣旌其事也出開天傳信記

走石

寶歷元年乙巳歲資州資陽縣清弓村山有大石可三間屋大從此山下忽然吼踴下山越澗却上坡可百步其石走時有鋤禾人見之各手執鋤赶至止所其石高二丈出朝野僉載

石橋

趙州石橋甚工磨礲密緻如削焉望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澗上有勾欄皆石也勾欄並為石獅子龍朔年中

高麗諜者盜二獅子去後復募匠修之莫能相類者至天后大足年默啜破趙定州賊欲南過至石橋馬跪地不進但見一青龍臥橋上奮迅而怒賊乃遁去（出朝野僉載）

## 石磨

吳興故鄣縣東三十里有梅溪山山根直豎一石可高百餘丈至青而圜如兩間屋大四面斗絕仰之于雲外無登陟之理其上復有盤石正員如車蓋恒轉如磨聲若風雨土人號為石磨轉駃則年豐遲則歲儉欲知歲

之豐儉以石磨候之無差焉出續齊諧記

釜瀨

夷道縣有釜瀨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斗形色亂真唯

石中耳出酉陽雜俎

石魚

衡陽相鄉縣有石魚山山石黑色理若生雌黄開發一

重輒有魚形鱗鰭首尾有若畫焉長數寸燒之作魚腥出酉陽雜俎

## 墜石

伊闕縣令李師晦有兄弟任江南官與一僧往還嘗入山採藥暴風雨避於榿樹須臾大震有物瞥然墜地倏而晴朗僧就視乃一石形如樂器可以懸擊其上平齊如削中有竅其下漸闊而員狀若垂囊長二尺厚三分左小缺色理如碎錦光澤可鑒叩之有聲僧意其異物置於樵中歸櫃而埋於禪牀下為其徒所見往往有知者李生墾求一見僧確然無言忽一日僧召李生既至

執手曰貧道已力衰弱無常將至君前所求物聊用為別乃盡去侍者引李生入卧内撤榻掘地捧匣授之而卒出酉陽雜俎

立石

萊子國海上有石人長一丈五尺大十圍昔始皇遣此石人追勞山不得遂立出酉陽雜俎

孤石

筑陽縣水中有孤石挺出其下澄潭時有見此石根如

竹根色黄見者多凶俗號承受石出酉陽雜俎

網石

于李有為和州刺史時臨江有一寺寺前漁釣所聚有漁子下網舉之覺重壞網視之乃一石如拳因乞寺僧寘於佛殿中石遂長不已經年重四十斤張司封員外入蜀時親覩其事出酉陽雜俎

卵石

常侍崔元亮在洛中常閒步涉岸得一石子大如雞卵

黑潤可愛玩之行一里劃然而破有鳥大如巧婦飛去出酉陽雜俎

卧石

荆州永豐縣東鄉里有卧石一長九尺六寸其形似人而舉體青黄隱起狀若雕刻境若旱使祭而舉之小雨小舉之大雨大舉之相傳此石忽見如此本長九尺今加六寸矣出酉陽雜俎

僧化

天台僧乾符中自台山之東臨海縣界得洞穴同志僧相將尋之初一二十里徑路低狹率多泥塗自外稍平濶漸有山山十許里見市肆居人與世無異此僧素習嚥氣不覺饑渴其同行之僧饑甚詣食市肆乞食人或謂曰若能忍饑渴速還無苦或飡啖此地之食必難出矣饑甚固求食焉食畢相與行十餘里路漸隘小得一穴而出飡食物之僧立化爲石矣天台僧出山逢人問其所管已在牟平海濵矣出錄異記

霣石

唐天復十年庚午夏洪州霣石于越王山下昭仙觀前有聲如雷光彩五色濶十丈袁吉江洪四州之界皆見光聞聲觀前五色烟霧經月而散有石長七八尺圍三丈餘清碧如玉墮於地上節度使劉威命舁入昭仙觀內設齋祈謝七日之內石稍小長三尺又齋數日石長尺餘今只有七八寸留在觀出錄異記

目巖

平樂縣有山林石巖間有目如人眼極大瞳子白黑分明名曰目巖出荆州記

石駞

于闐國北五日行又有山山上石駱駞溺水滴下以金銀等器承之皆漏人掌亦漏唯瓠取不漏或執之令人身臭皮毛改出洽聞記

石柱

劫比他國中天竺之屬國也有石柱高七十尺紺色有

光或覩其身隨其罪福悉見影中見之出洽聞記

石響

南嶽岣嶁峰有響石呼喚則應如人共語而不可解也南州南河縣東南三十里丹溪亦有響石高三丈五尺闊二丈狀如卧獸人呼之應笑亦應之塊然獨處亦號曰獨石也出洽聞記

石女

桂陽有貞女峽傳云秦世數女取螺於此遇雨一女化

為石人今石人形高七尺狀似女人出王歆始興記

藏珠石

江州南五十里有店名七里店在沱江之南小山下有十餘枚如流星往來或聚或散石上石有光景相傳云珠藏于此乃無價寶也或有見者密認其處尋求不得出錄異記

化石

會稽進士李眺偶拾得小石清黑平正溫滑可玩用為

書鎮焉偶有蛇集其上驅之不去視之化爲石求他蟲試之隨亦化焉𣪊落堅重與石無異出錄異記

松化

婺州永康縣山亭中有枯松樹因斷之悮墮水中化爲石取未化者試於水中隨亦化焉其所化者枝幹及皮與松無異且堅勁有未化者數段相兼留之以旌異物出錄異記

自然石

洪州建昌縣界田中有自然石碑石人及石龜散在地中莫知其數皆如鐫琢之狀而無文字石人多倒卧者時有立者又云側近有石井深而無水有好事者持火入其中旁有横道莫知遠近道側亦皆是石人焉出錄異記

熱石

新北市是景雲觀舊基有一巨石大如柱礎人或坐之踢之逡巡如火燒㥙心煩熱因便成疾往往致死或云若聚火燒此石吼即瞿塘山吼而水沸古老相傳耳又

蜀州晉原縣山亭中有二大石各徑二尺已來出地七八寸人或坐之心痛往往不救又是落星石東邊者坐即靈者西邊者與諸石無異色並帶青白也出錄異記

犬吠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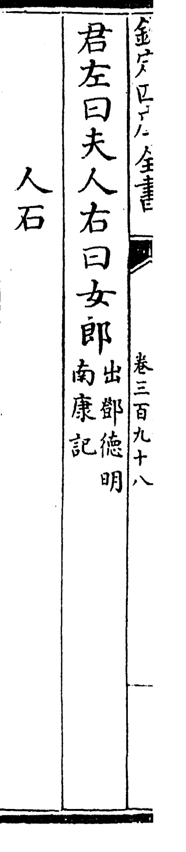
婺源縣有大黃石自山墜于谿側瑩徹可愛羣犬見而競吠之數日村人不堪其喧乃相與推致水中犬又俯水而吠愈急取而碎之犬乃不吠出稽神錄

甕形石

潘祚為鄱陽縣令後連帶古城其中隙荒數十畝祚嘗與家人望月於此見城下草中有光高數丈其間荆棘蒙密不可夜行即取弓射其處以誌之明日掘其地得一甕大腹小口青石塞之祚命舁歸其家發其口不可開令擊碎之乃一石如甕之形若氷凍之凝結者復碎而棄之訖無所得出稽神錄

三石

處州石人山在泥水口近有三石形甚似人居中者為



君左曰夫人右曰女郎出鄧德明南康記

人石

昔有夫妻二人將兒入山獵其父落崖妻子將下救之並變為三石因以為人石出周地圖記

金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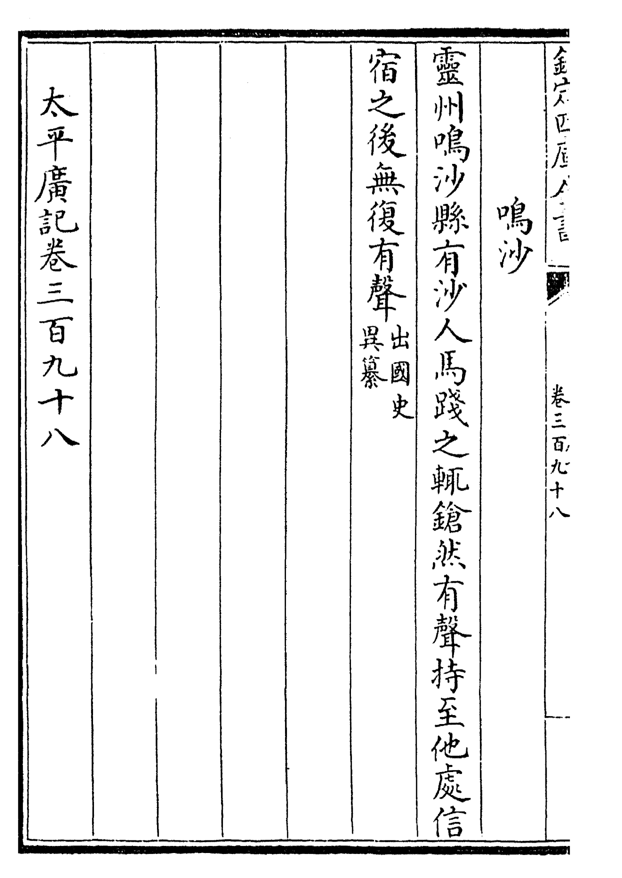
右千牛兵曹王文秉丹陽人世善刻石其祖嘗為浙西廉使裴璩采碑於積石之下得一自然員石如毬形式如礱斲乃重疊如殼相包斲之至盡其大如拳復破之

中有一蠶如蠐螬蠕蠕能動人不能識因棄之數年浙西亂王出奔至下蜀與鄉人夜會語及青蚨還錢事佐中或云人欲求富莫如得石中金蠶畜之則寶貨自至矣問其形狀則石中蠐螬也出稽神録

坡沙

飛坡

永昌年太州敷水店南西坡白日飛四五里直塞赤水坡上桑畦麥壟依然仍舊出朝野僉載



鳴沙

靈州鳴沙縣有沙人馬踐之輒鎗然有聲持至他處信宿之後無復有聲出國史異纂

太平廣記卷三百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九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水

湘水　暴水　仙池

渝洲灘　清潭　驅山鐸

井

烏山龜　綠珠井　臨沅井

火井　鹽井　御井

王迪　賈躭　八角井

李德裕　永興坊百姓　獨孤叔牙

柴都　濠州井　雞井

軍井　　金華令

水

帝神女

山海經洞庭之中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云天帝之二女處江爲神列仙傳所謂江妃二女也離騷所謂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是也河圖玉板云堯之二女爲舜之妃死葬於此塚在縣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闕

劉子光

漢劉子光西征遇山而渴無水子光在山南見一石人問之曰何處有水石人不言乃拔劍斬石人須臾窮山水出（出獨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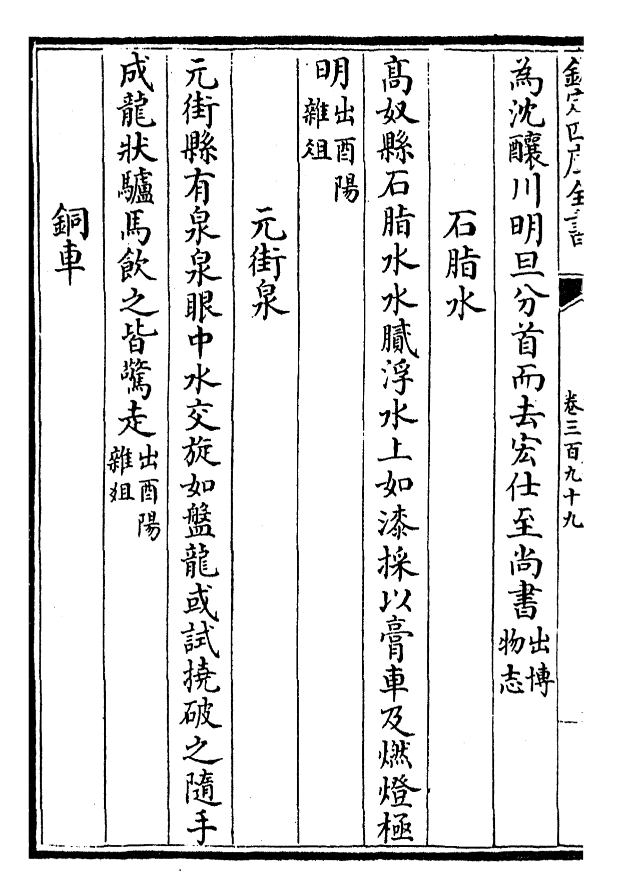
益水

益陽縣在長沙郡界益水在其陽縣治東望時見長沙城隍人馬形色悉可審辨或停覽矚移晷乃漸散滅縣去長沙尚三百里跨越重山裏絶表顯將是山嶽炳靈冥像所傳者乎昔光武中元元年封泰山禪梁父是日

山靈炳象搆成宮室昔漢武帝遣方士徐宣浮海採藥於波中見漢家樓觀參差宛然備矚公侯第宅皆滿目班超在渾耶國平旦雲霞鮮朗見天際宮闕館宇嚴列侍臣左右悉漢家也如斯之類難可審論出錄異記

## 釀川

沈釀川者漢鄭宏靈帝時為鄉嗇夫從宦入京未至夜宿於此逢故人四顧荒郊村落絕遠沽酒無處情抱不申乃投錢於水中而共飲盡夕酣暢皆得大醉因便名



為沈釀川明旦分首而去宏仕至尚書出博物志

石脂水

高奴縣石脂水水膩浮水上如漆採以膏車及燃燈極明出酉陽雜俎

元街泉

元街縣有泉泉眼中水交旋如盤龍或試撓破之隨手成龍狀驢馬飲之皆驚走出酉陽雜俎

銅車

荆之清水宛口旁義熙十二年有兒羣浴此水忽見岸側有錢出於流沙因競取之手滿置地隨復流去乃以襟結之然後各有所得流錢中有銅車銅牛牽車之勢甚迅速諸童奔逐掣得車一脚徑可五寸許猪鼻轂有六幅通體青色轂内黄銳時沈敞守南陽求得車脚錢行時貫草輒便停破竟不知所終出酉陽雜俎

神牛泉

魏土地記曰沮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

泉即滄河之上源也山在縣東北三十里山上有道武皇帝廟耆舊云山下亦有百泉競發有一神牛駮身自山而降下導九十九泉飲泉竭故山得其名今山下導九十九泉積以成川西南流出水經

燕原池

燕原山天池與桑乾泉通後魏孝文帝以金珠穿魚七頭於此池放之後於桑乾原得穿魚猶為不信又以金縷拖羊箭射着此大魚久之又於桑乾河得所射箭山

在嵐州靜樂縣東北百四十里俗名天池曰祁連泊出洽聞記

丹水

懷州北有丹水其源出長平山傳云秦殺趙卒其水變赤因以為名上在太原知其故詔改為懷水出國史異纂

陸鴻漸

元和九年春張又新始成名與同恩生期於薦福寺又新與李德裕先至憩西廊僧玄鑒室會繞有楚僧至置

囊而息囊有數編書又新偶抽一通覽焉文細密皆雜記卷末又題云煮水處太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遇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蓋之歡因赴郡抵揚子驛中將食李曰陸君善茶蓋天下聞揚子江南零水又殊絶今者二妙千載一遇何曠之乎命軍士信謹者挈瓶操舟深詣南零取水陸潔器以俟俄水至陸以杓揚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者使曰某棹舟深入見者累百人敢紿乎陸不言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遽

止又以杓揚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駭馳下曰某自南零齎至岸舟盪半懼其尠挹岸水以增之處士之鑒神鑒也其敢隱欺乎李大驚賞從者數十輩皆大駭愕李因問陸既如此所經歷之處水之優劣可判矣陸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李因命口占而次第之出水經

零水

贊皇公李德裕博達士居廊廟日有親知奉使于京口李曰還日金山下揚子江中零水與取一壺來其人舉

棹日醉而忘之泛舟止石城下方憶乃汲一缾於江中歸京獻之李公飲後歎訝非常曰江表水味有異於頃歲矣此水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隱也出中朝故事

龍門

龍門人皆言善游於懸水接木上下如神然寒食拜埽必於河濵終為水溺死也出國史補

漏澤

漏澤據酈元注水經云姚墟東有漏澤方十五里綠水泓澄凡三大澤曲際有阜俗謂之嬀亭側有三石穴廣員三尺而有通否水自盈漏漏則數夕之中傾竭陂澤中矣左右居人識其將漏預以水為曲抶物障穴口魚鼈異鱗不可勝載矣今按此澤漏凡穴區別所謂車箱漏鼓漏土漏雞漏豬漏春夏積水秋冬漏竭居人知之不過三日之中俱盡在今兗州泗水縣治東七十里出國史補

又

兖州東南接沂州界有陂周圍百里而近恒值夏雨側近山谷間流注所聚也深可袤丈屬春雨即魚鼈生焉或至秋晴其水一夕悉陷其下而無餘故彼之鄉里或目之為漏陂亦謂之陷澤其水將漏即有聲聞四逺數十里分若風雨之聚也先迴旋若渦勢然後淪入於穴村人聞之日必具車乘及驢駝競拾其魚鼈輦載而歸卒一二歳陷莫知其趨向及穴之深淺焉出玉堂閒話

重水

凡物有水水由土地故江東宜綾紗宜紙鏡水故也蜀人織錦初成必濯於江水然後文彩煥發鄭人滎水釀酒近邑水重斤兩與遠郊數倍出國史補

湘水

湘水至清深五六丈下見底碎石若樗蒲子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出羅含湘川記

暴水

青城山因滯雨崖崩暴水大至在丈人觀後高百餘丈

殿當其下將憂摧壞俄有墜石如岸堰水向東竟免漂陷觀中常汲溪水以供日食甚以為勞自此暴水出處常有流泉直注厨内其味甘香冬夏不絶出錄異志

仙池

渝州仙池在州西南江津縣界岷江南岸其池周迴二里水深八尺流入岷江古老傳者有仙人姓㳂名獨角以其頭有角故表其名自揚州來居此池邊起樓聚香草置樓下獨角忽登樓命僕夫燒其樓獨角飛空而去

因名仙池見有石巖一所向岷江而見在出渝州圖經

渝州灘

渝州城灘在州西南三十里江津縣東北沿流八十里岷江水中波浪沸騰乍停乍發多覆舟之患古老傳昔有仙居和來爲巴州刺史過此灘舟翻溺水而死和女與兄圖行女有兩兒方稚齒乃分金珠作二錦囊纓致兒頸然後乘船至父没處哻聲投水凡六日與兄夢云二十一日與父俱出兄令人守之至期果然俱浮江水

而出今碑在城灘側出渝州圖經

清潭

新康縣西百里有清潭在章浦溪源極深常有白龍藏此中天旱令人取猪羊糞擲潭中即有大雨暴水至今有驗出錄異記

驅山鐸

宜春界鍾山有硤數十里其水即宜春江也迴環澄澈深不可測曾有漁人垂釣得一金鏁引之數百尺而獲

一鍾又如鐸形漁人舉之有聲如霹靂天晝晦山川振動鍾山一面崩摧五百餘丈漁人皆沈舟落水其山摧處如削至今存焉或有識者云此即秦始皇驅山之鐸也出玉堂閒話

井

烏山龜

烏山下無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函函中得一龜大如馬蹄積炭五堆於函旁復掘三丈遇磐石下有

水流猶湖然遂鑿石穿水北流甚駃俄有一船觸石而至匠人窺船上得一杉木板刻字曰吳赤烏二年八月十日子義之船出酉陽雜俎

緑珠井

緑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倫為交趾採訪使以圓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耆老傳云汲飲此水者誕女必多美麗里閭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時遂以巨石塡之邇後雖時有産女端嚴

則七竅四肢多不完全異哉州界有一流水出自雙角山合容州畔為緑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村村盎取美人生當名矣○出嶺表録異

臨沅井

葛稚川云余祖鴻臚少時嘗為臨沅令云此縣有名家世壽考或出百歲或八九十後徙去子孫轉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後累世壽考由此乃覺是宅所為而不知其何故疑其井水硃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井數尺此丹砂汁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

而得壽況乃餌鍊丹砂而服之乎出抱朴子

火井

火井一所縱廣五尺深二三丈在蜀都者時以竹板木投之以取火諸葛丞相往覲視後火轉盛熱以盆著井上煮鹽得鹽後人以家燭火投井中即滅息至今不復然也出博物志

鹽井

陵州鹽井後漢仙者沛國張道陵之所開鑿周迴四丈

深四十尺置竈煮鹽一分入官二分入百姓家因利所以聚人因人所以成邑萬歲通天二年右補闕郭文簡奏賣水一日一夜得四十五萬貫百姓貪其利人用失業井上又有玉女廟古老傳云北十二玉女嘗與張道陵指地開井遂奉以為神又俗稱井底有靈不得以火投及穢汚曾有汲水誤以火墜即吼沸湧烟氣衝上濺泥漂石甚為可畏或云泉脈通東海時有敗船木浮出出陵州圖經

善和訪舊御井故老云非可飲之井地卑水柔宜用濯

御井

開元中以駱駝數十馱入大内以給六宫出國史補

王迪

唐貞元十四年春三月壽州隨軍王迪家井忽然沸溢十日又汲見井底有聲如嬰兒之聲至四月兄弟二人盲又一人死家事狼狽之應驗出祥異集驗

賈耽

賈耽在滑臺城北命鑿八角井以鎮黃河於是潛使人於鑿所偵之有一老父來觀問曰誰人鑿此井也吏曰相公也父曰大好手但近東近西近南近北也耽問之曰吾是井大夫也出玉泉子

八角井

景公寺前街中舊有巨井俗呼為八角井唐元和初有公主夏中過見百姓方汲令從婢以銀稜碗就井承水誤墜井經月餘碗出於渭河出酉陽雜俎

李德裕

李德裕在中書常飲常州惠山井泉自毗陵至京致遞鋪有僧人詣謁德裕好奇凡有遊其門雖布素皆引接僧曰德裕相公在位昆蟲遂性萬彙得所水遞事亦日月之薄蝕微僧竊有感也敢以上謁欲沮此可乎德裕頷頤之曰大凡為人未有無嗜慾者至於燒汞亦是所短況三惑博塞弋弈之事弟子悉無所染而和尚有不許弟子飲水無乃虐乎為上人停之即三惑馳騁怠慢

必生焉僧人曰貧道所謁相公者爲足下通常州水脈京都一眼井與惠山寺泉脈相通德裕大笑眞荒唐也僧曰相公但取此井水曰井在何坊曲曰在昊天觀常住庫後是也但以惠山一罌昊天一罌雜以八瓶一類都十瓶晤記出處遣僧辨析僧因啜常取惠山寺與昊天餘八乃同味德裕大奇之當時停其水遞人不告勞浮議弭焉出芝田錄

永興坊百姓

唐開成末永興坊百姓王乙掘井過常井一丈餘無水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雞聲甚喧鬧近侶隔壁井匠懼不敢擾街司申金吾韋處仁將軍韋以事涉怪異不復奏遽令塞之據周秦故事謁者閣上得驪山本李斯領徒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之以章程三十七歲因地中井泉奏曰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天狀抑知厚地之下或別有天地也出酉陽雜俎

獨孤叔才

獨孤叔牙常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乃人也戴席帽攀欄大笑却墜井中汲者攬得席帽挂於庭樹每雨所溜處輒生黄菌出酉陽雜俎

柴都

東方有柴都焉在齊國之山山有泉水如井狀深不測至春夏時雹從井中出出則敗五穀人常以柴塞之不塞則雹爲患故號柴都出郭氏玄中記

濠州井

戊子歲大旱濠州酒肆前有大井堙塞積久至是酒家召井工陶浚之有工人父子應募者其子先入倚鍤而卒其父遽下亦卒觀者如堵無敢復入引繩出尸竟不復鑿出稽神録

雞井

江夏有林主簿虐而好賭甚愛一女好食雞里胥日供雙雞一日將殺雞雞走其女自逐之雞入舍北枯井中女亦入井遂不見林自往亦入井不出俄井中黑氣騰

上如炊其家但臨井而哭無敢入者有屠者請入視之但見大釜湯沸火熾有人拒其足曰事不干汝不得入而出久之氣稍稍而息井中唯雞骨一具人骨二具此數聞故老言之不知其何年也出稽神錄

軍井

建州有魏使君宅兵後焚毁以為軍營有大井湮塞壬子歲軍士浚之入者二人皆卒尸亦不獲有一人請復入曰以繩縋我我急引繩即亟出之既入久之忽引繩

甚急即出之已如癡矣良久乃能言云既入井但見城郭并邑人物甚衆其主曰李將軍機務鞅掌府署甚盛懼而遽出竟不獲二尸建州留後宋斥業使塡此井出稽神錄

金華令

王祝從子某為金華令築私第于邑中夏暴雨大至水忽奔往東南隅如灌漏巵頃刻而盡其地成井深不可測以絲籰縋石以測之數十丈乃及底黏一新捻頭而

上與人間常食者無少異也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三百九十九

太平廣記卷四百　　宋　李昉等　編

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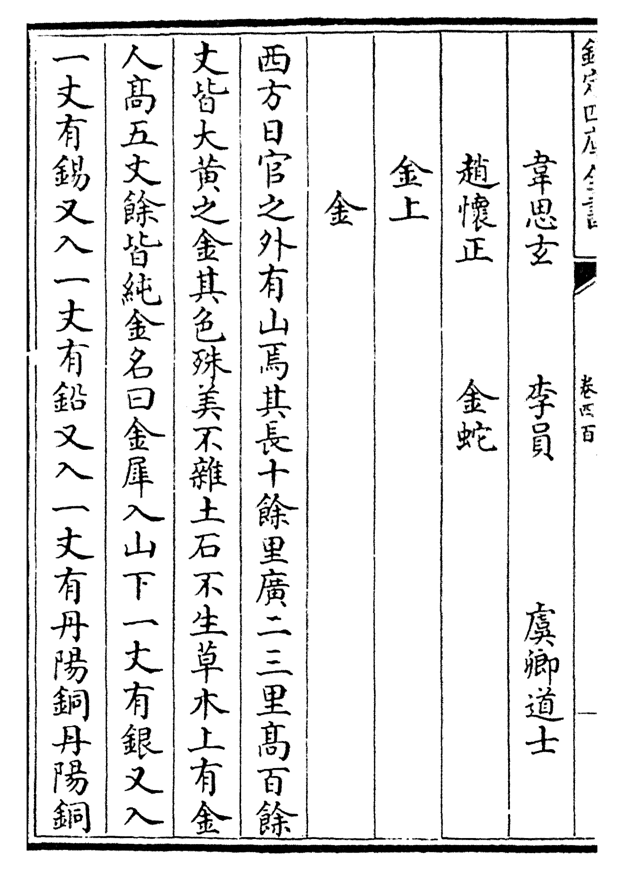
金　　翁仲孺　　霍光

陳爵　　苻堅　　雩都縣人

何文　　侯遹　　成弼

玄金　　鄒駱駝　　裴談

牛氏僮　　宇文進　　蘇遏





韋思玄　李員　虞卿道士

趙懷正　金蛇

金上

金

西方日宫之外有山焉其長十餘里廣二三里高百餘丈皆大黄之金其色殊美不雜土石不生草木上有金人高五丈餘皆純金名曰金犀入山下一丈有銀又入一丈有錫又入一丈有鉛又入一丈有丹陽銅丹陽銅

似金可鍛以作錯塗之器也淮南子術曰餌丹陽之為金也出神異經

翁仲孺

漢時翁仲孺家貧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於其家於是與王侯爭富今秦中有兩翁世世富出神異經

霍光

漢宣帝嘗以皂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鉸飾之每夜車轄上有金鳳皇飛去莫知所至曉乃還守車

人亦見之南郡黄君仲於北山羅鳥得一小鳳子入手便化成紫金毛羽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云車轄上鳳皇嘗夜飛去曉則俱還今曉不還恐為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金鳳皇子帝聞而疑之以置承露盤倏然飛去帝使人尋之直入光家至車轄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遊行輒乘之故嵇康遊仙詩云翩翩鳳轄逢此網羅是也出續齊諧記

陳爵

漢永平十一年廬江皖侯國有胡皖氏小兒曰陳爵陳挺年皆十歲已上相與釣於湖涯挺先釣爵往問挺曰釣寧得乎挺曰得爵歸取竿綸去挺三十步所見湖涯有酒罇色正黄没水爵以爲銅也涉取之滑重不能舉挺望見共取之竟不能得又入深淵中流顧見如錢等正黄數百千枚即共掇摭各得滿手走歸示其家爵父國故吏字君賢驚曰安得此爵言其狀君賢曰此黄金也即馳與爵俱往到金處水中尚多賢自涉水掇取爵

挺鄰伍並聞俱競採之合得十餘斤賢言於相相言太守遣吏收取遣門下掾裕躬奉獻且言得金狀出論衡

苻堅

前秦苻堅建元五年長安樵人於城南見金鼎走白堅堅遣載取到城化為銅鼎出異苑

雩都縣人

南康雩都縣跨江南出去縣三里名夢口有穴狀如石室舊傳嘗有神雞色如好金出此穴中奮翼迴翔長鳴

響徹見之輒形入穴中因號此石為雞石昔有人耕此山側望見雞出遊戲有一長人操彈彈之雞遥見便飛入穴彈丸正著穴上石徑六尺許下垂蔽穴猶有間隙不復容人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有一人通身黄衣擔兩籠黄瓜求寄載之黄衣人乞食船主與之盤酒食訖至崖下船主乞瓜此人不與仍唾盤内徑上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入石始知神異取向食器視之見盤上唾悉是黄金出述異記

何文

張奮者家巨富後暴衰遂賣宅與黎陽程家程入居死病相繼轉賣與鄴人何文文日暮乃持刀上北堂中梁上坐至二更竟忽見一人長丈餘高冠黃衣升堂呼問細腰舍中何以有生人氣也答曰無之須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問答並如前及將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問曰黃衣者誰也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誰也曰錢也在堂前井邊五步白衣者

誰也曰銀也在牆東北角柱下汝誰也曰我杵也在竈下及曉文按次掘之得金銀各五百斤錢千餘萬仍取杵焚之宅遂清安出列異傳

侯遹

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遹入城至劍門外忽見四廣石皆大如斗遹愛之收藏於書籠負之以驢因歇鞍取看皆化為金遹至城貨之得錢百萬市美妾十餘人大開第宅又近向置良田別墅後乘春景出遊盡載妓妾隨

從下車陳設酒殽忽有一老翁負大笈至坐於席末適怒而詬之命蒼頭扶出叟不動亦不嗔恚但引滿啖炙而笑云吾比來求君償債耳君昔將我金去不記憶乎盡取適妓妾十餘人投之書笈亦不覺笈中之窄負之而趨走若飛鳥適令蒼頭馳逐之斯須已失所在自後適家日貧却復昔日生計十餘年却歸蜀到劍門又見前者老翁攜所將之妾遊行償從極多見適皆大笑問之不言逼之又失所在訪劍門前後並無此人竟不能

測也出玄怪錄

成弼

隋末有道者居於太白山煉丹砂合大還成因得道居山數十年有成弼者給侍之道者與居十餘歲而不告以道弼後以家艱辭去道者曰子從我久今復有憂吾無以遺子遺子丹十粒一粒丹化十斤赤銅則黃金矣足以辦葬事弼乃還如言化黃金以足用辦葬訖弼有異志復入山見之更求還丹道者不與弼乃持白刃劫

之既不得丹則斷道者兩手又不得則刖其足道者顏色不變谿滋怒則斬其頭及解衣肘後有赤囊開之則丹也谿喜持丹下山忽聞呼谿聲回顧乃道者也谿大驚而謂谿曰吾不期與至此無得受丹神必誅汝終如吾矣因不見谿多得丹多變黃金金色稍赤優於常金可以服餌家既殷富則為人所告云谿有姦捕得谿自列能成黃金非有他故也唐太宗問之召令造黃金金成帝悅授以五品官敕令造金要盡天下之銅乃以谿

造金凡數萬斤而丹盡其金所謂大唐金也百煉益精甚貴之弼既執窮而請去太宗令列其方弼實不知方詐之帝謂其詐怒脅之以兵弼猶自列遂為武士斷其手又不言則刖其足弼窘急且述其本末亦不信遂斬之而大唐金遂流用矣後有婆羅門號為別寶帝入庫遍閱婆羅門指金及大毯曰唯此二寶耳問毯有何奇異而謂之寶婆羅門令舒毯於地以水濡之水皆流去毯竟不濕至今外國傳成弼金以為寶貨也出廣異記

太宗時汾州言青龍白虎吐物在空中有光如火墜地隱入二尺掘之得玄金廣尺餘高七尺出酉陽雜俎

鄒駱駝

鄒駱駝長安人先貧甞以小車推蒸餅賣之每勝業坊角有伏磚車輙之即翻塵土涴其餅駝苦之乃將钁斸去十餘磚下有瓷甕容五斛許開看有金數斗於是巨富其子昉與蕭佺附馬時人語曰蕭佺附馬子鄒昉駱

馳兒非關道德合只為錢相知出朝野僉載

裴談

裴談為懷州刺史有樵者入太行山見山穴開有黃金焉可數間屋樵者喜入穴取金得五鋌皆長尺餘因以石窒穴且志之又數日往則迷其處樵者頗諳山谷即於洛城懷州造開石物鎚鑿數車州有崔司户知而助之將往開而談妻有疾請道家奏章請命奏章道士忽傳天帝詔曰帝詔語裴談吾太行山天藏開比有樵夫

見之吾已遺金五鋌命其閉塞而愚人貪得重求不獲乃興惡將開吾藏已造鎚鑿數車若開不休或中吾伏藏此若開鎚鑿此州人且死盡深無所益此州崔司户與其同心但詣崔驗之自當有見急止之汝妻疾自當瘳矣談大異之即召崔子問故果符所言乃没其開石具而禁止之妻尋有間出紀聞

牛氏僮

牛肅曾祖大父皆葬河内出家童二户守之開元二十

八年家僮以男小安質於裴氏齒牙爲疾晝卧廐中若有告之者曰小安汝何不起但取仙人杖根煮湯含之可以愈疾何忍焉小安驚顧不見人而又寢未久告之如初安曰此豈神告我乎乃行求仙人杖得大叢掘其根根轉壯大入地三尺忽得大磚有銘焉揭磚以下有銅鉢㪷於其中盡黄金鋌丹砂藏其中安不知書既藏金則以磚銘示村人楊之侃留銘示人而不告之銘曰磚下黄金五百兩至開元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有下

賊胡人年二十二姓史者得之澤州城北二十五里白浮圖之南亦二十五里有金五百兩亦此人得之諸人既見銘道路諠聞於裴氏子問小安且諱執鞭之終不言於是拷訊萬端不對拘而閉諸室會有畫工來訪小安市丹砂焉裴氏子誘問之畫工具言其得金所以又曰吾昨於人處用錢一百市砂一斤砂既精好故來更市張氏益信得金召小安以畫工示之安曰掘得銘後下得數金丹砂今無遺矣金寶不得則又加箠笞治之

卒不言夜中亡去會裴氏蒼頭自太原赴河內遇小安於澤州小安邀至市酒飲酣招去意者小安便取澤之金乎及蒼頭至裴言之方悟出紀錄

宇文進

夏縣令宇文泰猶子進嘗於田間得一崑崙子洗拭之乃黃金也因寶持之數載後財貨充溢家族蕃昌後一夕失之而產業耗敗矣出紀聞

蘇遏

天寶中長安永樂里有一凶宅居者皆破後無復人住暫至亦不過宿而卒遂至廢破其舍宇唯堂廳存因生草樹甚多有扶風蘇遏悾悾遽苦貧窮知之乃以賤價於本主質之纔立契書未有一錢歸主至夕乃自擕一榻當堂鋪設而寢一更已後未寢出於堂徬徨而行忽見東牆下有一赤物如人形無手足表裏通徹光明而呌曰咄遏視之不動良久又按聲呼曰爛木咄西牆下有物應曰諾問曰甚沒人曰不知又曰大硬鏘爛木對

曰可畏良久乃失赤物所在遏下階中庭呼爛木曰金精合屬我緣没敢呌喚對曰不知遏又問承前殺害人者在何處爛木曰更無別物只是金精人福自薄不合居之遂喪逝亦不曾殺傷耳至明更無事遏乃自假鍬鍤之徒先於西牆下掘入地三尺見一朽柱當心木如血色其堅如石後又於東牆下掘兩日近一丈方見一方石闊一丈四寸長一丈八寸上以篆書曰夏天子紫金三十斤賜有德者遏乃自思我何以為德又自為計

曰我得此寶然脩德亦可禳之沈吟未決至夜又歎息不定其爛木忽語曰何不改名為有德即可矣遏曰善遂稱有德爛木曰君子倘能送某於昆明池中自是不復撓於人矣有德許之明晨更掘丈餘得一鐵甕開之得紫金三十斤有德乃還宅價脩葺送爛木於昆明池遂閉戶讀書三年為范陽請入幕七年內獲冀州刺史其宅更無事出博異志

韋思玄

寶應中有京兆韋思玄僑居洛陽性尚奇甞慕神仙之術後遊嵩山有道士教曰夫餌金液者可以延壽吾子當先學煉金如是則可以肩赤松駕廣成矣思玄於是求煉金之術積十年遇術士數百終不能得其妙後一日有居士辛銳者貌甚清瘦僬然有寒色衣弊裘叩思玄門謁思玄曰吾病亡窮無所歸聞先生好古尚奇集天下異人方士我故來謁耳願先生納之思玄即止居士於舍其後居士身疾腫盡潰血且甚韋氏一家盡惡

之思玄嘗名術士數人會食而居士不得預既具膳居士突至客前溺於筵席上盡濕客怒皆起韋氏家僮亦競來罵之居士遂告去行至庭忽亡所見思玄與諸客甚異之因視其溺乃紫金也奇光璨然真曠代之寶思玄且驚且歎有解者曰居士紫金精也徵其名氏信矣且辛者益西方庚辛金也而銳字兌從金兌亦西方之正位推其義則吾之解若合符然出宣室志

李員

進士李員河東人也居長安延壽里元和初夏一夕員獨處其室方偃於榻寐未熟忽聞室之西隅有微聲纖而遠鏘然若韻金石樂如是久不絕俄而有歌者其音極清越泠泠然又久不已員竊誌其歌詞曰色分藍葉青聲比磬中鳴七月初七日吾當示汝形歌竟其音闋員且驚且異朝日命家僮窮其跡不能得焉是夕員方獨處又聞其聲悽越且久亦歌如前詞竟員心知為怪也默然異之如是凡數夕亦聞焉後至秋始六日夜有

甚雨隤其堂之北垣明日垣北又聞其聲員驚而視之於北垣下得一缶僅尺餘制用金成形狀奇古與今之缶甚異苔翳其光隱然有文視不可見葢千百年之器也叩之則其韻極長即命洗去塵蘚方可讀之字皆小篆書乃崔子玉座右銘也員得而異之然竟不知何代所製也出宣室志

虞鄉道士

虞鄉有山觀甚幽寂有滌陽道士居焉大和中道士甞

一夕獨登壇望見庭忽有異光自井中發俄有一物其狀若兎其色若精金隨光而出環繞醮壇久之復入於井自是每夕輒見道士異其事不敢告於人後因淘井得一金兎甚小奇光爛然即置於巾箱中時御史李戎職於蒲津與道士友善道士因以遺之其後戎自奉先縣令為忻州刺史其金兎忽亡去後月餘而戎卒闕

## 趙懷正

汴州百姓趙懷正住光德坊大和三年妻賀常以女工

致一日有人擕石枕求售賀一環獲焉趙夜枕之覺枕中如風雨聲因令妻及子各枕一夕則無所覺趙枕輒復舊或喧悖不得眠其子請碎視之趙言脫碎之無所見是棄一百之利也待我死後爾必破之經歲餘趙病死妻令毀視之中有金銀各一鋌如模鑄者所函鋌處其模似預會勘入無絲髮隙不知從何而入也鋌各長三寸餘濶如巨指遂貨之辦其殮及償債不餘一錢賀今住洛惠節坊段成式家人雇其紉針親見其說出酉陽雜

俎

金蛇

開成初宮中有黄色蛇夜則自寶庫中出遊於階陛間光明照燿不可擒獲宮人擲珊瑚玦以繫之遂并玦亡去掌庫者具以事告上命遍搜庫内得黄金蛇而玦貫其首上熟視之昔隋煬帝為晉王時以黄金蛇贈陳夫人后今不知此蛇得自何處左右因視頷下有阿麽字上蹶然曰果不失朕所疑阿麽即煬帝小字也上之博

學敏悟率多此類遂命取玻璃連環係蛇於玉瓶之前足其後竟不復有所見以瓶食蛇也出杜陽編

太平廣記卷四百

太平廣記卷四百一　宋　李昉等　編

金下

張珽　龔播　宜春郡民

張彥　康氏　豫章人

陳濬　建安村人　蔡彥卿

水銀

呂生

玉

沈攸之　玉龍　江巖

唐玄宗　五色玉　玉辟邪

軟玉鞭　玉豬子

金下

張挺

咸通末年張挺自徐之長安至圃田東時於大樹下俄頃有三書生繼來環坐挺因問之一書生曰我李特也

一曰我王象之也一曰我黄眞也皆曰我三人俱自汴水來欲一遊龍門山升乃共商論其王象之曰我去年遊龍門山經於是路北一二里有一子亦儒流也命我於家再宿而回可同一謁之珽因亦同行至路北一二里果見一宅甚荒毀既扣門有一子儒服自內而出見象之頗喜問象之曰彼三人者何人哉象之曰張珽秀才也李特黄眞即我同鄉之書生也其儒服子乃揖入升堂設酒饌其所設甚陳故儒服子謂象之曰黄家

弟兄將大也衆之曰若皇上脩德好生守帝王之道下念黎庶雖諸黄齒長又將若何黄眞遽起曰今日良會正可盡懽諸君何至亟頂人家事波及我孫耶珽性素剛决因大疑其俱非人也乃問之曰我偶與二三子會於一樹下又擕我至此適見高論我實疑之黄家弟兄竟是誰也且君輩人也非人也我平生性不畏懼但實言之衆之笑曰黄氏將亂東夏弟兄三人也我三人皆精也儒服子即鬼也珽乃問曰是何物之精也是何鬼

也象之曰我王精也黄眞即金精也李特即枯樹精也
儒服子即是二十年前死者鄭適秀才也我昔自此自
化精又去年復遇鄭適今詣之君是生人當怯我輩旣
君不怯故聊得從容耳㨗又問曰鄭秀才旣與我同科
奚不語耶鄭適曰乃命筆寫詩一首以贈詩曰昔為唫
風嘯月人今是唫風嘯月身冢壞路邊唫嘯罷安知今
日又勞神㨗覽詩愴然歎曰人之死也反不及物物猶
化精人不復化象之輩三人皆聞此歎怒而出適亦不

留珽乃拂衣及至門外迴顧已見一壞塚因逐三精以所佩劍擊之金盃精皆中劍而踣唯枯樹精走疾追擊不及遂迴反見一故玉帶及一金盃在路傍珽拾得之長安貨之了無别異焉矣出瀟湘錄

龔播

龔播者峽中雲安監鹽賈也其初甚窮以販鬻蔬果自業結草廬於江邊居之忽遇風雨之夕天地陰黑見江南有炬火復聞人呼船求濟急時已夜深人皆息矣播

即獨棹小艇涉風而濟之至則執炬者仆地視之即金人也長四尺餘播即載之以歸於是遂富經營販鬻動獲厚利不十餘年間積財巨萬竟為三蜀大賈出河東記

宜春郡民

宜春郡民章乙其家以孝義聞數世不分異居從同爨所居别墅有亭屋水竹諸弟子皆好善積書往來方士高僧儒生賓客至者皆延納之忽一日晚際有一婦人年少端麗被服靚粧與一小青衣詣門求寄宿章氏諸

婦忻然近接設酒饌至夜深而罷有一小子弟以文自業年少而敏俊見此婦人有色遂囑其乳嫗别灑掃一室令其宿止至深夜章生潛身入室内略不聞聲息遂升榻就之其婦人身體如冰生大驚命燭照之乃是銀人兩頭可重千百斤一家驚喜然恐其變化即以炬炭爇之乃眞白金也其家至今巨富羣從子弟婦女共五百餘口每三日就食聲鼓而升堂江西郡内富盛無比

出玉堂閒話

張彥

巴巫間民多積黃金每有聚會即於席上羅列三品以誇尚之雲安民有李仁表者施澤金臺盤以此相高亂離之後州將皆武人競以貪虐蜀將張彥典忠州暴惡尤甚將校苦之因而作叛連及黨與數千家張攫其金銀莫知紀極後於蜀中私第別構一堂以貯其金忽一旦屋外有火烟頻起駭入驗之乃無延爇之處由是疑焉及開篋視之悉已空矣即向時火烟乃金化矣出北夢瑣

言

康氏

僞吳楊行密初定揚州逺坊居人稀少烟火不接有康氏者以傭賃為業僦一室於太平坊空宅中康晨出未返其妻生一子方席藁忽有一異人赤面朱衣冠據門而坐妻驚怖叱之乃走如舍西踣然有聲康適歸欲至家路左忽有錢五千羊半邊尊酒在焉伺之久無行人因持之歸妻亦告其所見即往舍西尋之乃一金人仆

於草間亦曳之歸因烹羊飲酒得以周給自是出必獲利日以富贍而金人留為家寶所生子名曰平平長遂為富人有李潯者為江都令行縣至新寧鄉見大宅即平家也其父老為李言如此出稽神錄

豫章人

天復中豫章有人治舍掘地得一木匱發之得金人十二頭各長數寸皆古衣冠首戴十二辰屬數款精麗殆非人工其家寶祠之因以致福時兵革未定遂為戍將

刼取之後不知所終出稽神錄

陳濬

江南陳濬尚書自言其諸父在鄉里好為詩里人謂之陳白舍人比之樂天也性踈簡喜賔客嘗有二道士一黃衣一白衣詣其家求宿舍之廳事夜間聞二客牀壞訇然有聲久之若無人者秉燭視之見白衣卧於壁下乃銀人也黃衣不復見矣自是致富出稽神錄

建安村人

建安有人村居者常使一小奴出入城市經舍南大塚塚傍恒有一黄衣兒與之較力為戲其主遲之奴以實告覘之信然一日挾撾而往伏於草間小奴至黄衣兒復出即起擊之應手而踣乃金兒也因持以歸家自是富（出稽神録）

蔡彦卿

廬州軍吏蔡彦卿為拓皐鎮將暑夜坐鎮門外納涼忽見道南桑林中有白衣婦人獨舞就視即滅明夜彦卿

挾杖先往伏於草間久之婦人復出方舞即擊之墮地乃白銀一鉼復掘地獲銀千兩遂為富人云出稽神錄

水銀

吕生

大歴中有吕生者自會稽上虞尉調集於京師既而僑居永崇里嘗一夕與其友數輩會食於其室食畢將就寢俄有一嫗容服潔白長二尺許出於室之北隅緩步而來其狀極異衆視之相目以笑其嫗漸迫其榻且語

曰君有會不能一命耶何待吾之薄歟呂生叱之遂退去至北隅乃亡所見且驚且異莫知其來也明日生獨寢於室又見其嫗在北隅下將前且退皇然若有所懼生又叱之遂沒明日生默念曰是必怪也今夕將至若不除之必為吾患不朝夕矣即命一劍置其榻下是夕果是北隅徐步而來顏色不懼至榻前生以劍揮之其嫗忽上榻以臂揕生胸有餘躍於左右舉袂而舞久之又有一嫗忽上榻復以臂揕生生遽覺一身盡凜然若

霜被於體生又以劍亂揮俄為數嫗亦隨而舞焉生揮劍不已又為十餘嫗各長寸許雖愈多而貌如一焉皆不可辨環走四垣生懼甚計不能出中者一嫗謂書生曰吾將合為一矣君且觀之言已遂相望而來俱至榻前翕然而合又為一嫗與始見者不異生懼益甚乃謂曰爾何怪而敢如是撓生人耶當疾去不然吾求方士將以神術制汝汝又安能為耶嫗笑曰君言過矣若有術士吾願見之吾之來戲君耳非敢害也幸君無懼吾

亦還其所矣言畢遂退於北隅而没明日生以事語於人有田氏子者善以符術除去怪魅名聞長安中見說喜躍曰是我事也去之若爪一蟻耳今夕願往君舍且伺焉至夜生與田氏子俱坐於室未幾而嫗果來至榻前田氏子叱曰魅疾去嫗揚然其色不顧左右徐步而來去者久之謂田生曰非吾之所知也其嫗忽揮其手手墮於地又為一嫗甚小躍而升榻突入田生口中田生驚曰吾死乎嫗謂生曰吾比言不為君害君不聽今

田生之疾果何如哉然亦將成君之富耳言已又去明日有謂呂生者宜於北隅發之可見矣生喜而歸命家僮於其所沒處窮焉至丈餘果得一瓶可受斛許貯水銀甚多生方悟其嫗乃水銀精也田生竟以寒慄而卒出宣室志

玉

沈攸之

宋順帝昇明中荊州刺史沈攸之廐中羣馬輒躑躅驚

嘶若見他物攸之令人伺之見一白駒以綠繩繫腹直從外來圉者具言攸之使人夜伏櫪邊候之俄而見白駒來忽然復去視廐門猶閉計其蹤跡直入閤內時人見者咸謂為怪檢內人唯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以綠絲繩穿之至夜輒脫置枕邊至夜有時失去曉時則還試取看之見蹄下有泥後攸之敗不知所在出宣室志

玉龍

梁大同八年戊主楊光欣獲玉龍一枚長一尺二寸高

五寸雕鏤精妙不似人作腹中容斗餘頸亦空曲置水中令水滿倒之水從口出出聲如琴瑟水盡乃止出酉陽雜俎

江嚴

江嚴於富春縣清泉山遥見一美女紫衣而歌嚴就之數十步女遂隱唯見所據石如此數四乃得一紫玉廣一尺又邴浪於九田山見鳥狀如雞色赤鳴如吹笙射之中即入穴浪遂鑿石得一赤玉如鳥形狀也出列異錄

唐玄宗 已見三百九十六卷

唐天后甞召諸皇孫坐於殿上觀其嬉戲因出西國所貢玉環釧盃盤列於前後縱令爭取以觀其志莫不奔競厚有所獲獨玄宗端坐略不為動后大奇之撫其背曰此兒當為太平天子因命取玉龍子以賜玉龍子太宗於晉陽宫得之文德皇后常置之衣箱中及大帝載誕之三日後以珠絡衣褓并玉龍子賜焉其後常藏之內府雖其廣不數寸而温潤精巧非人間所有及玄宗

即位每京師愆雨必虔誠祈禱將有霖注逼而視之若奮鱗鬣開元中三輔大旱玄宗復祈禱而涉旬無雨帝密投南内之龍池俄而雲物暴起風雨隨作及幸西蜀車駕次渭水將渡駐蹕於水濱左右侍御或有臨流濯弄者於沙中得之上聞驚喜視之泫然流泣曰此吾昔時所寶玉龍子也自後每夜中光彩輝燭一室上既還京為小黄門攘竊以遺李輔國李輔國常置於櫃中輔國將敗夜聞櫃中有聲開視之已亡其所出明皇雜錄

五色玉

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上恠近日西貢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蕃蕃言此常進皆為小勃律所刼不達上怒欲征之羣臣多諫獨李林甫贊成上意且言武臣王天運謀勇可將乃命王天運將四萬人兼統諸蕃兵伐之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長恐懼請罪悉出寶玉願歲貢獻天運不許即屠城擄三千人及某珠璣而還勃律中有術者言將軍無義不祥

天將大風矣行數百里忽驚風四起雪花如翼風激小海水成氷柱起而復摧經半日小海漲湧四萬人一時凍死唯蕃漢各一人得還具奏玄宗大驚異即命中使隨二人驗之至小海側氷猶崢嶸如山隔水見兵士屍立者坐者瑩徹可數中使將返氷忽消釋衆屍亦不復見出酉陽雜俎

玉辟邪

肅宗賜李輔國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工巧殆非

人工其玉之香可聞數百步雖鏁之於金函石櫃中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悞拂芬馥經年縱澣濯數四亦不消歇輔國常置之坐側一日方巾櫛而辟邪一則大笑一則悲號輔國驚愕失據而囅然者不已悲號者更涕泣交下輔國惡其怪遂碎之為粉没於廁中自後常聞冤痛之聲其輔國所居安邑里芬馥彌月猶在葢舂之為粉愈香故也不周歲而輔國死焉始碎辟邪輔國嬖奴慕容宮知異常物隱屑二合魚朝恩不惡輔國之禍

以錢三十萬買之而朝恩將伏誅其香化爲白蝶沖天而去當時議者以奇香異寶非人臣之所蓄也輔國家藏珍玩皆非世人所識夏即於堂中設迎涼草其色類碧而幹似苦竹葉細於杉雖若乾枯未嘗凋落盛暑束之牕戸間涼自至鳳首木高一尺而雕刻如鸞鳳之形其木頗似枯槁故毛羽禿落不甚盡雖嚴凝之時置於高堂大廈中而和煦之氣如二三月故别名曰常春木縱以烈火焚之終不燋黑涼草鳳木或出於薛王宅十

洲記云火林國出也出杜陽編

軟玉鞭

德宗嘗幸興慶宮於複壁間得寶匣中獲玉鞭其末有文曰軟玉鞭即天寶中異國所獻也瑞妍節文光明可鑒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屈之則首尾相就舒之則徑直如繩雖以斧鑕鍜研終不傷缺德宗歎為神物遂命聯蟬繡為囊碧蠶絲為鞘碧蠶絲即永泰元年東海彌羅國所貢也云其國有桑枝榦盤屈覆地而生大者亦

連延十數里小者亦隂百畆其上有蠶可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亦謂之金蠶絲縱之一尺引之一丈反撚為鞘表裏通瑩如貫瑟雖併十夫之力挽之不斷為琴絃鬼神愁為弩絃則箭出一千步為弓絃則箭出五百步上令藏於内府至朱泚犯禁闕其鞭不知所在出杜陽編

玉豬子

執金吾陸大鈞從子某其妻嘗夜寢中聞有物啁啾鬬聲既覺於枕下攬之得二物遽以火照皆曰玉豬子也

大數寸狀甚精妙置之枕中而寶之自此財貨日增家轉蕃行有求必遂名位遷騰如此二十年一夕忽失所在而陸氏亦不昌矣出紀聞列異

太平廣記卷四百一